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7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T 5422/3212

18

宗伯馮先生集

宗伯集卷之四十二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永寧元年復置都護屯兵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  
前王畧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  
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  
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議  
宜于敦煌復置營兵及護西域副校尉遣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長史屯樓蘭西當馬耆龜茲徑路南疆鄯  
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為胡  
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於是從  
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  
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  
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按西域之議漢庭公卿皆以為宜閉玉  
門關其議置都護屯兵惟班勇一人而  
已金城方畧獨召問趙充國都護復置

獨問班勇皆不決于盈庭之言而決于  
宿將之口蓋以其歷邊方習虜事視庭  
臣遙度懸斷之說相遠耳古人一遇邊  
警將臣即得召對口陳形勢既可以知  
其人之才畧亦可以決策之從違久之  
而虜情將畧俱在目中矣

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  
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

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嘗徵濟北河間王子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為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固禍敗所從來也按鄧太后約已勤政足稱賢母后矣其教誡外戚宜足以保其宗然身歿未幾而旋致破亡者何也彼知驕奢之為禍而不知禍所從來乃在久臨朝而不還

政耳蓋外戚不學之過小而宮闈與政之禍深也

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杜根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按杜根成翊世諫太后還政非但事體合當如此亦所以為鄧氏忠謀使二人

之說得行則太后得全其名安帝得全其孝外家得全其宗族讒誣何由而行禍患何由至乎徒以一時逆耳遂發盛怒貪戀權勢殺戮諫官以致帝心久不能平家族旋及于禍其為賢德之累大矣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開帝意曰臣

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按安帝初年方下求賢之詔而陳忠即慮及言路之塞見事甚遠論事甚確蓋

人主求言則言者爭進言者既衆人人  
思以謹直自高則競為激切勢必抵觸  
忌諱以致人主不堪因而譴責是開者  
激之端而激者塞之漸也所以陳忠方  
喜其開即憂其塞至謂嘉言宜納妄言  
宜容尤得御臣聽諫之法惟臣以從容  
和緩濟其忠君以兼收並蓄弘其度則  
上下交修而君臣不隔矣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  
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致被毆扑不  
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  
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  
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  
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  
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  
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按薛包孝弟真是人情所難然以田野之行而聞于至尊特行徵聘蓋漢時取人特重行誼不尚浮華故有孝弟之科行于里選亦有賢良之聘待于公車皆上世之淳風清朝之美事也

徙封鄧騭為羅侯遣就國騭自殺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可太后意太后徵河間王子翼為平

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閔江京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崩官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閻謀立平原王帝怒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騭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騭不食而死貶平原王為都鄉侯遣歸河間大司農朱寵上書訟寃詔許騭還葬按鄧太后久執朝政不為無過然廢立

宗伯集 卷四十一  
之謀原未嘗有始於王聖之猜疑構于  
李閏等之讒毀而成于宮人之誣告耳  
大抵權勢之地難處疑似之跡難明鄧  
太后之自處則非矣而安帝所以處之  
者亦太忍哉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  
京李閏皆為列侯

帝以取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  
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閻后兄弟顯景耀

雁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  
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競為  
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

按外戚宦官寵倖這三樣人皆足以亂  
人國安帝始親政而所封拜所寵用皆  
母后之族宦官乳母之黨內外蟠結彼  
此交通人主何由得覺其奸而國是安  
得不日非乎漢之亡徵實兆于此

司徒楊震上疏曰王聖得奉聖躬雖有推燥



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  
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  
伯榮莫使徃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  
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為侍  
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故朝陽侯劉護同  
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  
為侯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  
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

按王聖以保母之寵濁亂朝廷橫被爵

賞當時在廷之臣非附其勢而不肯言  
即畏其威而不敢言獨楊震明日張膽  
再疏攻之豈不知帝之難寤說之難行  
亦以秉正嫉邪大臣之義當如此耳帝  
不獨斷于心而明示聖等此輩安得不  
巧加文飾以蔽人主之明別尋事端以  
加忠臣之罪乎夫忠直邪佞勢不兩容  
自古未有寵倖用事大臣孤立而國家  
不危者嗚呼此萬世之明鑒矣

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狐豚豈可得哉今外戚寵倖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按自外戚寵貴惟漢最盛得禍亦最多西漢霍氏王氏東漢梁竇以及鄧閹皆以恩寵始以禍患終翟酺謂覆車相尋極切事理其如帝之不省何天下之患最莫大於人臣不言尤莫大於人主不省不言則猶有忌憚言之不省則壅蔽生奸而驕縱遂成矣漢祚之衰豈待桓靈而始見哉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祋諷等奏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陳忠上書曰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  
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  
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  
寢忠奏

按三年之喪聽大臣行之者安帝也斷  
大臣行之者亦安帝也始以公議而行  
之後以宦官不便而斷之至於壞先王  
之通制遏人子之至情尚書不得關說  
天子不能主議漢事至此可為太息矣

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

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  
閔為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蕃就  
吏閔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  
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  
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  
師表也前見袁閔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  
乎閔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  
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宗伯集 卷四十三  
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閔不宿而退從  
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  
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  
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  
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即還  
年四十八終

按東漢之士不患不峻潔而患不和平  
不患無風裁而患無度量汪汪千頃獨  
見叔度耳使其得立朝端豈不可變激

抗之風而銷黨錮之禍哉史稱其言論  
風旨無所表見夫不自表見此正憲所  
以賢也若急于表見以為名而不計國  
是之決裂豈賢人之心哉

二年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於是復以班勇  
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按東漢時以西域諸國之紛擾而柳中  
之屯僅五百人蓋屯守之兵而非征伐

之兵鬪智畧而非鬪兵力也古人最重  
屯守趙充國屯金城而罕羗服班勇屯  
柳中而西域服後之備邊者可以為法  
矣

以楊震為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  
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  
則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  
親震又不從時詔使者大為王聖修第樊

豐周廣謝暉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  
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  
而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億廣暉兄弟依倚  
近侍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  
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  
溷淆天下謹諱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  
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  
之上不聽

按耿寶假傳上意閻顯私屬所親楊震

拒之足見大臣風節至其疏陳天下空  
虛之狀近倖納賄之跡可謂詳盡而帝  
何其不寤也大抵近倖假借內庭無從  
覆請徃徃不敢抗違以致人主受其名  
大臣受其謗而小人獨享其利嗚呼此  
東漢之所以不兢也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詔以楊震二子為郎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  
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

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按楊震之忠誠能感異鳥而不能動人  
主能使朝廷備其禮于沒後而不能使  
行其言于生前固震之不幸亦國家之  
不幸也嗟乎樊豐敗而後祀楊震宦官  
敗而後祀陳竇此皆後事之思而實後  
世之鑒哉

永建元年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

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邵曰瞽  
叟常欲殺舜舜事之愈謹今太后幽在離  
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  
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臣朝覲邵即上疏  
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按凡事有情有禮閻太后既以帝為子  
而復廢之情雖難堪順帝以子事母禮  
不容廢周舉之論是也然觀樊豐閻顯  
等既勸廢其子而陳禪復勸帝絕其母

可見小人反復傾險即母子之間尚能  
離間而況於君臣之際乎易稱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其所戒者深矣

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  
射左雄為尚書

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  
之又劾中常侍程璜等百官側目三公劾  
詡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  
曰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

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按虞詡彈劾大臣以及中貴風節凜凜然一人而與舉朝為敵欲居其位以行其志難矣大畧明主任人惟患其緘默而不言人臣效忠亦患其激切而過於言惟人主以正直容臣子而臣子以正直忠厚相無行之則蕩平之盛世也

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

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



宗集 卷三十一  
赦出詔程復上疏云詔有功語甚激切帝感寤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

按虞詡叅劾近侍至於身自繫獄其事似激安得不致人主之怒而自速其禍然一日之中傳考四獄則張防之意非順帝之意也卒能聽孫程之言赦其罪敘其功而遷其官亦庶幾能從諫而無成心者然詡之下獄也出張防之意而遷其官也以孫程之言則當時之事權旁落政在左右亦明矣

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以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大抵世之治也人思盡節而拱默者無所容其衰也人思拱默而盡節者亦無所容虞詡所言曲盡衰世情狀此固非

宗化集 卷三十一  
人臣之義亦豈國家之福乎故人臣為社稷計莫要於進忠直之人人君自為社稷計亦莫要於用忠直之人而毋令人以盡節為戒則常治而無亂

二年以許敬為司徒

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

按東漢士夫多為外戚門客前者既敗後者復然至謂因外戚得罪復以外戚浣濯之其不然者則過為高峻爭事排擊第取聲名坐致禍患而國事亦因之以危若可敬不激不隨始終一節仕義而不近切節高而不近名庶乎得行已之道矣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帝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

不得已到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  
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  
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  
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  
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及後  
應對無竒謀深策談者失望

按順帝之待樊英可謂誠於求賢切於  
求言矣當是時朝綱廢弛政權旁落儘  
有可言者使英極力開陳帝未必不聽

即不聽而去不愈於稱疾而去乎柰之  
何有可言之事值可言之機而竟不聞  
一言以自獻也何恠乎望實俱損令人  
有純盜虛名之誚哉明帝之禮桓榮順  
帝之禮樊英皆三代以下僅見之事惜  
二臣皆未有以報稱也

六年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  
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

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按明帝臨幸辟雍親自講解而匈奴亦遣子入學安帝薄於藝文學舍傾頽而朋徒亦皆怠散可見世道之盛衰係學校之興廢而學校之興廢又係人主之好尚何如耳翟酺之請建太學順帝之起太學此盛舉也東漢多節義士有以哉

###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拜除如流迎送煩費損政傷民災青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已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愚

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贈其秩祿  
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帝悉從之而官官不  
便終不能行

按左雄之疏皆確實可行最要惟在久  
任蓋久任則官得展布其才民肯服從  
其政上亦得綜覈其實以行黜陟然政  
事利在久而人情利在速謂久任為不  
便者皆不便於官而非不便於民不便  
於私而非不便於國也京房之考功註

左雄之久任法皆以左右不便終見阻  
隔然則人主欲法之必行惟在斷裁

雄又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察舉皆先  
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  
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  
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  
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亦公  
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諸郡守十

餘人皆坐謬舉免黜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蓋吏治不清由於舉劾不審舉劾所以敢於不審者由於綜覈無法賞罰不立故得以市恩行私而無所顧忌耳惟賞其舉劾之人則論薦不敢不慎是非明黜陟公而吏治起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二終

宗伯集卷之四十三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二年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

上召郎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災青致升平其

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  
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  
小綱數也

按郎顛指陳時政可謂讜言東漢政事  
不歸臺閣而災異却免三公任之未為  
甚重而責之不為不備矣乃郎顛猶謂  
上崇之彌優下慢事愈甚蓋平居之寵  
遇止是虛禮而未責以實政災異之策  
免亦是虛文而未課其實效耳惟上以  
實政責臣臣以實心盡職則臣得行其  
忠而君得收其益矣

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  
澤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  
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  
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  
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  
辭病不就

按郎顛言祈禱無益意甚明切桑林之  
禱立能動天者正以責已耳故人君遇  
災異則修省為本祈禳為末而論修省  
則政事為本儀文為末郎顛所言皆出  
忠讜言既有益於國志又不降其高此  
處士之有名有實者也

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時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左雄上疏曰先  
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

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  
封爵至重山陽君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  
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  
劉據以職事被遣召詣尚書傳呼從步加  
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按左雄諫封山陽君其說似楊震諫輕  
侮大臣其說似賈誼一時忠讜無出其  
右矣東漢之主多幼冲而為左右所擁



立故政在宮闈權在左右恩寵在乳保  
而大臣反不見優禮何望安其位行其  
志耶大凡人主長而親政則大臣重少  
而不親政則嬖倖重但觀嬖倖恩寵之  
厚薄與大臣優禮之輕重則時之治亂  
畧可觀矣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  
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賢聖

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  
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  
母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  
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  
安之福

按京都地拆災異甚大漢之亡徵見矣  
李固對策首以封宋娥為言蓋乳保私  
恩不宜酬以公典卑微宮媪不宜加以  
名封觀武帝繩乳母以法度宣帝報乳

母以賞賜便是治世事觀安帝封王聖  
為野王君順帝封宋娥為山陽君便是  
亂世事人主舉動安可不慎哉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  
以爵位尊顯顛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  
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無加  
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  
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

按李固請裁抑外家非但國法當如此  
亦所以安全之耳外戚富厚在一時則  
極盛然傳至累世者甚少皆由恩寵太  
過習以成驕若竊事權得禍尤烈蓋無  
功勞而享富則富為禍之階用恩寵而  
招權則權為亂之本也東西漢之所由  
敗皆以權有所寄而政不在國家耳惟  
人主攬乾綱勤政事則柄在公室而權  
不下移矣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  
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  
任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  
設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  
門候羊廸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  
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  
跌百年不復

按李固言禁請託守法度其論正矣蓋  
行法自近防患在微近臣守法遠臣誰

敢壞法小事守法大事誰敢壞法若始  
之不慎積弊相沿遂成故套牢不可破  
故欲立法度如守隄防起於小隙終於  
大決夫欲法之必行者亦慎其始而已  
尚書為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  
勢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  
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  
黃門譬猶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  
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

則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譬之一人之身本  
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  
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  
之患也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  
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  
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  
升平可致也

按李固對策論上下之間安則共福慶  
危則通禍敗其於君臣一體之義可謂  
深切著明矣自古治世必是上下同心  
官府一體亂世必是人懷私意政出多  
門若上下隔絕中外支離則難以語泰  
交之誼成共濟之功矣至謂專憂腹心  
慎簡左右種種名言皆人主所宜三復  
也

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  
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  
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

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由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

按漢以孝取人，最得其本。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既可藉其德行以範俗，亦可移為忠心以事主。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取士專論浮詞，其最得人者，不過拔十得五而已。大凡取人，樸茂厚重者，外常少文；浮華猥巧者，內常多偽。張

衡所謂外有可觀，內必有缺，不但取士之法，亦人主觀人、御臣之準也。

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阿母後竟坐構，姦誣罔收印。

守作集 卷四十三  
綬還里舍

按順帝一聞李固之言即斥乳母還舍使諸常侍服罪不但從諫如流亦且乾綱獨斷一時氣象肅然改觀克此心也漢可以中興矣然未幾而為人所欺竟以飛章構成忠臣之罪則後人誰敢復言而佞倖亦復何所畏忌也成帝用王尊之言欲退王鳳而旋為鳳所欺以置於死順帝用李固之言已退宋娥而旋為娥所構以逐於外而漢季世之君如出一轍非無一時之明患在不斷耳此萬世之永戒也

三年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先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多曠夫未聞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

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  
官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  
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  
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  
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按順帝露坐禱雨而周舉首以放出宮  
女為言蓋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人和於  
下則致祥人怨於下則招異故冤在匹  
夫匹婦即可以飛霜而恩及曠夫怨女

即可以致雨天人相應理不可誣也至  
謂盡言者為忠貞苟容者為邪佞尤得  
辨別忠邪之法喜佞惡直乃是常情舉  
直錯枉乃成政體惟在人君明辨之而  
已

永和元年以王龔為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  
客誣奏龔罪上命龔自實李固奏記於  
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

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詰理  
訴寃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泐王公卒有  
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  
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  
商即言之事乃得釋

按順帝時諸常侍傾陷王龔其術甚巧  
誣以罪過則其事難明假手他人則其  
跡不顯既被傾詆理須勘問既行勘問  
奴必拘執不堪誣辱輒至引決此即石

顯傾蕭望之故智耳大凡論事則須斷  
以實理論人則須稽諸公論然後浸潤  
之譖不行而忠直之氣獲伸矣

三年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  
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侍御史賈  
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  
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  
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



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  
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  
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  
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軍  
行日三十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  
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  
剗割心腹以補四支前中郎將尹就討益  
州叛羌益州謗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

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  
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  
可任之驗也

按九真交趾半是夷人若駕馭得宜恩  
威不爽自可不至生變即是有變當事  
者能相機處置撫剿相兼亦自可底定  
也縱使未平亦只宜就近調發召募豈  
有發荆揚充豫之民徵兵萬里懸師深  
入之理李固駁議較量事理可謂確矣

蓋兵能止亂亦能生亂用之不當則小  
而騷擾大而激變賊未必能為患而防  
賊者乃更甚於賊用兵者與徵兵者可  
無慎哉

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  
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  
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  
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  
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

用西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  
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  
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  
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按山嶺之寇原無他端或見小利而爭  
或激小隙而起若處置得宜自可不煩  
兵而定李固之議只擇人為刺史太守  
以威信招服之極為得策虞詡為令而  
朝歌平張綱為守而張嬰平祝良為太

守張喬為刺史而九真交趾平太凡一方有事本地方官得其人人得其策斷無不平定之理惟官不能相機決策以致決裂却乃張皇其事請兵增餉為國家煩費而事機一失益復難處矣故朝廷委任守令務在得人而邊方遠方為尤急也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

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我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審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按將帥者三軍之命將帥而貪則必

朕削軍士以充公費之減軍餉以實私囊其害有不可言者周舉之言是而左雄之說非也然此一事也周舉能輕私恩而伸正議於朝左雄能服正議而引私過於已使人皆如此則朝廷之上又安有相黨相親之風不公不直之事乎

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

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官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按漢時舉武猛士獨良賀無所舉則當時所舉多出私門可知內臣不當交士類尤不當交邊庭之士邊將不當結朝臣尤不當結掖庭之臣史臣記此不獨表良賀之賢所以為後世宦官競賣恩

勢者戒也

徙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

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按李固為荊州刺史則荊州盜平為泰山太守則泰山盜平可見盜不難平顧其人方畧何如耳然民窮盜起始於貪官而貪官所以敢於肆行者由於內有根蒂人不敢動搖故也高賜等已為李固所奏而梁冀公然露檄為之營解李固不聽即徙其官以去則公忠之臣何

以得行其志而貪墨之吏亦復何所畏  
憚哉東漢諸守令能弭盜者相望於策  
而盜終不止者能弭盜而不能弭貪吏  
故耳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  
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  
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  
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

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

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佗使  
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侍御  
史种暘疾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

按是時梁冀恣橫帝亦明察故八使之  
奏劾冀能使之寢遏而侍御史之復案  
冀不能使之不考正使能乘此而屏除  
貪汙登用正直則漢祚豈不永延柰何

宗伯集 卷之三  
不能而馴至於中外相攻邪正相激黨  
錮之禍漸成矣嗚呼此世道安危之機  
而人君之所宜深鑒也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  
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  
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  
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  
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

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  
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  
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  
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  
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  
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  
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  
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  
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

宗伯集 卷四十三  
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  
歲卒

按張綱勸諭張嬰之言愷切真懇故雖  
盜賊亦皆信服古稱至誠可以動人而  
文德可以來遠非虛語也綱之出守原  
因梁冀中傷及其成功又被梁冀沮抑  
無罪而欲陷以罪有功而不論其功冀  
無足責也而漢廷亦無為之白者卒致  
爵抑而死公論安在哉

二年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  
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  
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按左雄之議專欲秉公覈實然於取士  
之途原有未備黃瓊議增為四科孝弟  
取其務本從政取其適用而後網羅人  
才無遺議矣漢時風俗近古上猶循公  
道下猶持公論故鄉舉里選可以得士



其後舉人者多徇請託求舉者多飾虛詐則選舉之法不得不變為科目大畧選舉徇私頗易科目徇私稍難但既不詢其居鄉之行又未知其適用之才止於經術箋奏二科稍倣其遺制然亦止是虛文浮詞而於實學實用未有得也則取士之義所遺者多矣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

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冗無狀者宜急黜遣以答天戒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按東漢時專權害政內則中官外則外戚此皆人所難言而皇甫規以草莽之

士懇切置對可謂忠矣賢良方正本取  
直言以直求之而以直棄之誰敢復以  
直言進者東漢對策切直無過皇甫規  
而規置下第唐時對策切直無過劉蕡  
而蕡竟下第以意之合否為喜怒以意  
之喜怒為去取朝廷何自而得正人之

用哉

元嘉元年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

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張陵  
叱出勅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  
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  
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  
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  
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  
色不疑喜待士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以其  
子胤為河南尹

按梁冀驕肆月中無朝廷而張陵能指

實參論雖未正法亦足以折奸臣之氣  
矣蓋論人者當據實跡聽言者當詢公  
論以冀之懲得而不敢飾辯者實跡有  
據不得不罰治也古人謂奸邪之始以  
臺諫折之而有餘張陵之劾梁冀可謂  
不畏強禦而無忝於爭臣矣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  
書昏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

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警蹕  
而行靜室而止非郊廟事則鑾旗不駕故  
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上列其誠況以先  
王法服而私出槃遊侍衛守空宮墮紱委  
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  
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按微行是最失德之事成帝桓帝如出  
一轍而漢業衰微亦畧相等成帝封五  
侯是日黃霧四塞桓帝微行是日大風

拔樹可見天人相與之機甚可畏也故人主敬天是第一事平時則祇畏遇災則修省起居出入罔敢不欽庶天心悅豫而災異消弭矣

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

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悲夫

按崔寔所論致亂之道雖有數端其實只在人主之一心若人主心在勤政早朝晏罷自然嗜欲減少心在講學納誨聽言自然事理明決即廷臣亦皆象上意指効其忠直天下治矣若人主不以政事為急不以國家為重嗜欲深據其

中箴誨何由而入君志不定遇事便不能決決亦未必合理廷臣見上意所向都阿諛順旨賢人變而為中人中人變而為小人而天下亂矣天下治亂在人君方寸之間所以古人說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真格言也

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取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

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韃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

按崔寔論為國似理身其喻切矣但猶有所未盡蓋以藥石攻病必以身之胃氣為主以刑罰救亂必以國之元氣為主漢法不為不嚴只為中常侍所壞而元氣已受其傷不察其本而徒厲威嚴

宗伯集  
卷之四十四  
以治之嚴非所嚴如何救亂故治有一  
定之體有救時之宜詩稱不剛不柔敷  
政優優此定體也孔子說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此時宜也人君無兩說而用之然後  
寬嚴相濟緩急得中而百世無弊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三終

宗伯集卷之四十四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  
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冀  
州刺史今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  
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  
死獄中

按朱穆為刺史貪汙者皆望風解去蓋以清正之操久孚於人耳自古百姓不安多由守令不得其人而吏治不清多由舉劾不得其實以悃愾為無用以執持為抗違以善事上官為才能以敢為搏擊為風力其貪酷害民者或善自彌縫使人不能覺察或巧為憑藉使人不敢動搖以致賞罰無章勸懲不立其本皆由不得激濁揚清之人耳漢以六條

責刺史唐以十道屬觀察可謂得興吏治之本矣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大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

樹為宛令之官辭冀以賓客為託樹曰明  
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  
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  
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  
謁冀冀鳩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  
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  
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殺之冀秉政幾二  
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  
手

按梁氏貴盛已極已有傾覆之理况乃  
因寵而竊權因權而罔利生殺自由無  
人臣禮身亡家破固其宜也但桓帝身  
為人主却乃拱手而聽權奸之恣肆雖  
能誅之亦已晚矣盖生殺予奪是天子  
之操柄一失其柄人將竊之竊之既久  
勢難以復還乃始借中官之力以除之  
則雖正其可誅之罪而權復歸於所借  
之人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哉故人君以



攬威權勤政事為要務也

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  
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已女遣  
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  
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黄門史唐衡問左右  
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單超左館與  
梁氏有隙徐璜具瑗亦忿疾之於是帝呼  
超館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冀心  
疑之使中黃門張憚入室以防其變瑗收

憚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  
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闕歛諸符節送省中  
使瑗將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  
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  
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  
棄市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  
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

按梁冀克橫專權一旦剪除豈非英斷  
美事然梁冀之禍甫除而單超左館之

勢盛矣當其如厠密計齧臂為盟是何  
等危疑景象盖由上下隔絕臣僚稀得  
進見一旦召之事即昭彰左右之外誰  
可與謀者事成而功歸之功成而權歸  
之十常侍之禍實始於此是以人君必  
躬親政事延見廷臣無事之時已寓防  
微杜漸之意有事之日亦有商量籌策  
之人則政權在上而禍變不生矣  
以黃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相望異政瓊首居公位  
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  
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  
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  
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  
人

按漢時去梁冀之專橫而用黃瓊之公  
正黃瓊又能去貪汙不肖之吏而用忠  
直執法之人舉直錯枉庶幾天下澄清

有太平之望矣然竟不能有益於天下  
而反成上下相激之害者由於桓帝求  
治之志未定任賢之心不專致令諸賢  
發憤愈多觸忤諸奸盤據愈難動搖上  
下不交中外異意故不能相成而反以  
相激范滂之流竟陷黨錮之禍而漢因  
以亡惜哉

以劉寵為司空

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

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  
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  
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  
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  
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  
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按劉寵之治無他奇異止是除煩苛禁  
非法而郡中大治朝廷超擢至拜三公

可見論治者當以清心省事為上也百姓所以不安非但苦貪酷不肖之吏往往有才名者反為民害則以好名喜事不肯安靜耳官喜生事而民不得安民欲無事而官不肯靜政令煩苛吏胥紛擾追徵則輸二而費十勾攝則考十而連百民不聊生農多廢業實由於此東漢循良劉方只是不煩劉寬只是不擾若下以此修職業上以此定賢否則天下曉然知上意所向而吏治起矣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

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遣博選者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按桓帝非有為之君而其時中常侍之勢已成朱穆欲奪其權而裁抑之如以

一葦障洪流竟不能伸其志而抑鬱以死可憫也蓋天下之事救之既成則難防之未然則易西漢之勢莫盛於恭顯然實始於武帝遊宴後庭內侍得典機務東漢之勢莫盛於十常侍然實始於和熹太后稱制不便接見公卿上下之勢既隔中外之情不通英明之主自可獨斷稍有怠弛大權必有所歸蓋至於後而患始極已難為力也君天下者盍

亦慎之於始哉

七年郊鄉侯黃瓊卒

謚曰忠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酌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荅更問稼穡穉乃荅之容還以語諸人太原郭泰曰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而為季偉飲

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膺惟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泰成名者甚衆

按東漢時茅容輕騎而追徐穉李膺聯舟而濟郭泰皆為人心所企慕傳之青

史可見當時清評重而公論明也使數  
人者皆得用於朝激濁揚清舉直錯枉  
天下何患不治大抵賢人在位則賞罰  
當而公道行人心之歸向在朝廷賢人  
在野則是非明而公論重人心之企慕  
在士類漢有諸賢而不能用徒使之自  
成其高而國家不得其尺寸之效真可  
惜也

八年中常侍侯覽免左官自殺貶具瑗為都

鄉侯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  
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  
臣按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閤而今執政  
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  
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  
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  
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  
經與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

宗伯集 卷之四  
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演因奏左官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賊罪瑗貶都鄉侯按桓帝以侯覽等之謀誅梁冀又以廷臣公論逐侯覽去內外大奸如反手亦似可與有為者然冀誅而覽等用事覽逐而張讓等用事但知除奸權之人而

仍授人以專權作奸之柄故相尋以至於亂也惟人主躬握主權外採公論求賢人以自輔則奸邪自遠政理自隆矣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慳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



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  
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  
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  
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  
以聲名自高云

按東漢之末紀綱蕩然而李膺獨以風  
裁自持其節甚高其氣甚壯惜其疾惡  
太嚴如張讓之弟誠合誅戮但事關大  
辟不復奏聞雖曰除奸亦嫌專殺其心

雖公而事則不能無過左右既心懷私  
恨而增益其過人主又因見其過而併  
忘其公故張讓等之言易入而膺卒不  
能自保蓋君臣上下交失其道激而為  
患以至亡國如東漢之事足為鑒已  
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校  
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  
免太尉蕃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

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  
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黨人之議自此  
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  
太守成瑨以岑暉為功曹皆悉心聽任使  
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太學諸生三萬餘  
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  
相褒重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  
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按黨人之議起於周福房植彼皆以經

學行誼號為君子者一不合而兩攻以  
至於兩敗自古士大夫互相排擊彼此  
俱困而後小人得一舉而盡窳之如漢  
之南部北部宋之蜀黨洛黨是也范滂  
李膺輩褒善糾違臧否相尚其本意蓋  
持公議以明公道然匹夫操是非之口  
至能移一世之趨向與人主賞罰抗衡  
而爭則人主不能平人情不能堪其勢  
必敗敗而其名益高名高而其勢益激

勢激而得禍益重卒使人才與國祚俱  
敝悲夫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只緣漢主不以至公治天下而偏護曲  
庇專行已私無蕩平正直之風故公法  
不行而私議交作以至於亂真萬世之  
永鑒也

究有富賈張汎恃後官中官用勢縱橫岑暉  
勸璿收捕既而遇赦璿竟誅之後乃奏聞  
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

瓚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  
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璿瓚帝大怒徵下獄  
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  
儉為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  
塗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貳財徐璜  
兄子宣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  
不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殺之  
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  
於是宦官訴寃帝大怒超浮並作髡鉗輸

宗伯集 卷四十四  
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  
悅茂不敢復言

按東漢黨錮之禍原於上下相激始終  
都不得其平如彼時中官之勢甚盛百  
姓苦之璽等能秉公執法不畏強禦止  
合當其罪而止乃於赦後殺人方始奏  
聞則涉於太專一人有罪連及族屬則  
涉於太酷政體國法原自未得其平左  
右譖訴實出庸受帝未察其疾惡大嚴

之本心但聞其用刑太過之實跡安得  
不怒然使除奸執法之人坐輸作棄市  
之罪其於政體國法又自不得其平陳  
蕃等論救只合明其為國之本心與其  
行事之過當雖屬有罪當從末減却盡  
以為賢盡以為無罪則人主愈怒而愈  
不相信總之東漢時君臣上下行事持  
論皆未有得其平者故相激相攻以至  
於大亂夫人情得其平則安朝政得其

平則理古稱王道平平信矣

蕃乃獨上疏曰今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輕忽不念得之勤苦耶劉瓚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

按陳蕃之疏忠直懇惻使人讀之悚然

桓帝既不聽納復加譴讓大臣之言不信則無復有可信之人忠懇之言不入則無復有可聽之言矣蕃是三公論道之官受國厚恩若非真心憂念國家及真見事理不受豈有逆人主之怒而為小臣申理者此其情亦可諒已大凡以虛心應物則事皆順而得平以成心聽言則言皆格而不入向使桓帝納陳蕃

之諫解黨人之網則忠良滿朝轉亂為  
治漢雖至今存可矣

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  
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官官教成弟子牢  
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  
訛朝廷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  
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  
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  
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

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  
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  
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  
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  
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  
非人策免之時黨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  
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言宜坐  
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  
之李杜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中外相攻上下相激其隙已深而諸人素行修潔無以爲罪惟誣以誹謗朝廷則人至自怒指以共爲部黨則善類盡空歐陽修所謂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者也諸人皆是執法之臣抱疾惡之志只是行事過當持論太高就黨人之中亦自有分別若使盡忠者皆與保全太過者稍示懲戒去其太甚歸於至公則諸人

皆是忠臣良臣何黨之有臣而有黨則上與下兩傷君而以黨處人則國體與人才兩壞漢有黨錮之禁而漢亡宋立黨人之碑而宋敝垂諸史冊爲鑒昭矣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諤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而爲姦臣賊子所

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  
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  
劉祐魏明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  
良佐尚書張陵媽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  
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  
專樹饕餮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平決滅  
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  
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

按東漢黨錮一事左右之譖已深羣臣

之膽已落而竇武乃能直言極諫分別  
邪正下維善類上悟主心其忠至矣自  
古立賢無方徃徃起用人于田野罪廢  
中而任大事成大功者何有因一事一  
時之忤遂禁錮終身者乎世之衰也先  
空其國之賢才而後政事從之漢事可  
鑒已

請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  
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



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執法太過疾惡太嚴道未合中心實憂國豈可加以桎

梏幽之囹圄觀范滂對獄之詞即王甫亦為之惻然可見良心在人不容氓也大抵上有善政則下無私議公道廢於上則公議明於下若衆所共是而我用之衆所共非而我舍之則上下相成而天下治若上之所賞乃下之所非上之所罰乃下之所是則上下相激而天下亂惟下以平心持平論則聽之者易入而不至相激上以公心受公言則言之

者無罪而可以相成不但有善善惡惡之風抑且成蕩蕩平平之世矣

復治鈞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張儉翟超岑暄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

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按李膺等諸人既以廢棄便當養晦自全乃復以聲名自高非訐朝政自處既所不宜且以甚朝廷之怒而速其敗為國為身兩失之矣陳竇用事固宜以公心廣用君子亦宜以平心善處小人而

汲汲然獎進同志急攻羣小故吾進一  
賢彼即以為進一讎吾愈以為賢而用  
之惟恐不亟彼讎之愈甚而錮之惟恐  
不嚴卒使誅戮之禍歸賢才空虛之禍  
歸國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衆君子者  
亦自殺其身而已若夫桓靈之昏庸無  
道信任奸回屠害良善以至於燼炎漢  
之祚此又不待言而知其非者也

侯覽怨張儉尤甚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

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  
社稷詔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  
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  
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  
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  
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  
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

按侯覽怨張儉而儉鄉人即上書告之  
大凡遠方奸人敢為欺罔告訐之事者

非窺見人主之意向即陰受左右之指  
使章從外上旨從中發上下相應表裏  
為奸故其計行其禍大也帝年甫十四  
生長于宦官官妻之手而無賢人君子  
為之啓沃以童愚之人而為奸回所弄  
漢欲不亡得乎當昭帝辯霍光之枉年  
亦十四昭帝明而能斷于心故羣奸之  
計不行靈帝愚而聽于左右故羣小之  
說得入成敗得失相去豈不遠哉

李膺請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  
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  
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  
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  
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  
隙者因相陷害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  
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  
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覈論

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按黨人之禍郭泰已預卜漢之將亡蓋  
賢才關于國祚其重如此說者以為漢  
之亡亡于私議不知漢之亡在君臣隔  
絕而大權因以下移左右弄權而廷臣  
因以趨附賄賂公行而守令因以為市  
貪黷成風而百姓因以思亂如此用人  
如此行政雖無私議亦亂若使君明臣  
良政令無缺則私議自息何至于亂蓋

諸人持議欠平欲以口舌救天下不知  
保身之智誠有之然為天下者使人各  
圖保身之智豈國之福也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  
收考遍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初范滂  
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  
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  
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

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  
果罹黨錮之禍

按東漢黨人之禍始於議論太多然就  
諸人之中得失亦復有別陳竇諸人行  
事雖有過當然身為大臣議論政事自  
其職分若太學諸生抵掌而議朝廷之  
得失哆口而談公卿之是非居下訕上  
原非政體在當時處分太過故至今以

為寬要之諸人不能無過也大畧人至  
於激則必爭事至於極則必變如郭泰  
之持平申屠蟠之見幾卓乎其不可及  
已

卷之四十四

一 耕平中農器之良與否其不可不  
 考也 必事其宜於時與地  
 二 農者天下之本也 凡農者必先  
 治其器 器者農之助也

